

道在井旁

我的職涯變遷與召命

陳珏明

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，都作信徒的榜樣。」提前 4:12

榜樣，我未必做得好，但當中一些經驗，或準確點說，是變遷中的經歷，可以拿出來坦承跟大家分享，當中不是全都正面，因為當中會有擔心、掙扎，甚至自我懷疑。

2017年11月時我安靜自己，預備12月這聚會的分享，那個月我個人有一首最喜愛的詩歌，即是會成日loop住聽的，叫《不變的應許》，歌詞中副歌是這樣的：

原來哭有時 歡笑有時
過去所經歷的困難 更讓我看到 祢的信實
學會保留有時 放手有時
我選擇相信 祢美好不變的應許

中間還有一句：「用信心 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/ 我生命所有 都交託在祢的手裏」

關於我的介紹，屬於八十後的傳媒人，由文字記者做起，先後工作過多間主流傳媒，包括《星島日報》、《壹週刊》、《東周刊》、《信報》，後來轉戰過新媒體，是《852郵報》的創辦團隊成員，亦在《D100》網台，即係大班那個開咪客串做時事評論員，至於現時的工作狀態，是自由身記者，或者應該講，其實是無業！

無業，只是兩個字，用來形容一個工作的狀態，但是不代表無事做！

2015年中我離開自己有份創立的《852郵報》，《852郵報》在佔領時行得頗前去報道，亦是最初彈出的網媒之一，但佔領後社會的低氣壓跟政治打壓，令公司有幕後投資者退縮，公司面對即時財政壓力，我無奈需要離開這個自己有份開創，本以為可以做起碼十年八載之地。

離開《852郵報》後，我回到《蘋果日報》做「一錘定音」節目，由做文字記者變成像電視台記者，處理新聞要想用什麼鏡頭影像配合，最難受是以前工作輕則日寫

6000字，多則一萬字，但忽然產量只跌至十分一，覺得自己似參加中年再培訓就業計劃。

去《一錘定音》早已言明只做個半月，然後大班就找了我去D100幫手做節目監製。

在D100工作至同年9月，我就被邀請加入《壹週刊》。當時《壹週刊》剛大裁員，工作環境內外都很不容易，我只能夠做日薪計的撰稿員，而其實在《一錘定音》跟D100我都是日薪，惟在《壹週刊》工作職責卻比全職多。

《壹週刊》的工作在17年5月尾劃上句號，決定離開有幾個原因，第一，好朋友都走了；第二個也是主因，是我看不到一仔有出路，長年蝕錢下高層總想改革，但無法出死入生卻苦了基層員工，工作壓力很多，我決定自行了斷。

雖然如此，我認為傳媒工作絕不是黃昏工業，社會仍然需要新聞，所謂新媒體其實未新過，只是把過去的載體由紙本變成網絡，但真正的革命性變化未出現。所以，我決定取空間去思考前路，就只好捨棄收入，以換取更自由身份，更因自知已不年輕，可能是最接近是否有勇氣離開安舒區的時候，而不憑勇氣試一次，將來一定後悔，畢竟我很想有天可以說一句：我來過，我戰鬥過！

我要再次強調，無業，不代表無事做，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」，半年之後我又再次回到D100幫忙做時事評論節目主持，再因為東北案十三個年輕人跟雙學三子忽然被判刑期覆核要坐監，當中有人本身在D100做主持，入獄打亂節目安排，我便又出動頂更做節目。

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」，而其實上帝的定時，不單在實體的工作任務安排上，心態上的定時，可能來的更重要。

半年，是我人生中無業最長的時間，亦由沒有憂慮變到開始憂慮。本來沒有憂慮，是因為當時取捨背後考慮過有儲蓄，又不用供樓，財政負擔不大，計劃休息三個月肯定沒有問題，只要半年內有新工作就不用擔心，但半年過去，有薪工作卻完全是零。開咪跟沒有收入沒分別，獲得的報酬跟付出不成正比，無業不代表沒事做，而有事忙也不代表有收入。

這些日子因為不同的工作令無業的我成為名副其實的斜槓（slash）族，變得很忙碌，但沒什麼收入，當看著自己銀行戶口銀碼的改變，就要學習取捨。除取捨外，另一樣我需要面對的是自我否定。

我投入傳媒業至今14年，自問不是沒能力的記者，我獲得過8個人權新聞報道獎、中大新聞獎每兩年一屆，文字報導每次只得4個獎，我是首個記者在同一屆取得兩個獎的人，另外還有消費新聞獎，但這些我曾經很重視的獎狀嘉許，沒有發揮作用為我引來工作機會，我會自我否定，是否其實我以前得獎是幸運，我已無能力在傳媒業立足，因為以我的履歷，應該好多人爭著聘請呢？

自我否定是個複雜的情感，要消滅自我否定，就會自我肯定，但愈自我肯定，卻會換來更大的自我否定。

失落有時，恩典亦有時，上帝的恩典，令我在最失落時能站立得住。我為教會製作的堂慶報，原來仍然有力，可以觸動生命，看著弟兄姊妹的反應，我也被重新激勵，知道我仍然可以！

更重要是我被提醒，我的價值及能力從來不是靠獎項來肯定，因為我的記者前半生的生涯故事中，其實有另一章節，當日我在工作中迷失，掙扎在開創寫評論式報道時，我求上帝叫我的報道能獲獎，以肯定我走的方向沒有偏離，那些榮譽與其說是肯定才能，更應該是肯定我走在上帝引領的路上。

實情是，我也不再想重走舊傳媒的路，這件事等待有時，雖然不知等到何時！回到最初的起點，我選擇離開壹仔，成為正面面對未知變遷的人，我十分害怕，但我很想重建傳媒業，在傳媒工作這個職場，甚至是戰場，為上帝打一場美好的仗！這場仗打了14年，以為一直是埋身肉搏，但原來只是在備戰，因為真正黑暗的日子尚未來到。

電影《十年》中最後的拷問，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晚，亦因為這個答案，人會不甘心，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。香港近年變遷很快也很大，陌生之下，我們會自我保護以產生抽離感，因為愈上心會愈傷心，但當我在深夜安靜坐下來撫心自問時，我也肯定自己也不甘心。

付出所有，是我不斷自我提問的問題，我是否已經為尋找曙光付出所有？修補有時，我是否已經為修補香港的撕裂，付出所有？不可辜負眼前好時光，引用狄更斯名著《雙城記》中的名句：

It was the best of times,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

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

這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蠢的時代；

這是信仰的時期，也是懷疑的時期；


這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季節；

這是希望之春，也是失望之冬；

人們面前有着各樣事物，人們面前也一無所有；

我們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，而無論身處的是怎樣的時代，我們必然要努力奮鬥，才能成為改變時代的洪流。而惟有上帝是永恆不變，在這個定時與不定時之間，叫我們能站立得住。

今天香港，很多小事不義而淪為大不義的事，神如果呼召我們做大事，都不過是由許多「小事」累積而來，就是我們在所處崗位中，明白一切都有定時，不用急，不用怕，不用擔憂，也不用衝動，但就付出所有，找出在大時代來臨時能夠取捨的先後優次，在自我懷疑與不安中尋找恩典的足印，勿忘初心，只要有足夠多人一同如此活出召命，必定是為時未晚，能扭轉乾坤，絕對不是夢！

最後我想宣告一件事，就是在未來最少10年後，我一定會很榮幸能夠有機會跟大家，在香港為我們這個家，在一起同行過。

本文是陳珏明弟兄在HKPES「2017年度職場論壇——活在變遷中的召命」（12月9日）的分享節錄。